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Lady Chatterley's
| Lover

[英] 劳伦斯 著

赵苏苏 译

本书曾在英国和美国遭禁三十余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廊 桥 书 系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英〕劳伦斯 著

赵苏苏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02 号

D. H. Lawrence

Lady Chatterley's Lover

本书根据英国企鹅出版社版本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 (英) 劳伦斯著; 赵苏苏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1
(廊桥书系)
ISBN 7-02-004431-X

I. 查… II. ①劳…②赵… III. 长篇小说 - 英
国 - 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9029 号

责任校对: 常 虹

责任印制: 王景林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Cha Te Lai Fu Ren De Qing Ren

〔英〕劳伦斯 著

赵苏苏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10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 插页 2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0

ISBN 7-02-004431-X/1·3365

定价 24.00 元

出版说明

外国古典文学名著多如繁星,现当代文学作品更如烟海。面对书店琳琅满目、铺天盖地的各种图书,许多人都会产生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正是基于这种情况,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了一些社内外专家,精心编选了这套“廊桥书系”,推荐给广大读者。

本书系以反映现当代外国文学,特别是现当代欧美文学的现状、发展和成就为宗旨。其特点为:

一、选取代表欧美主流文学的获奖作品。

二、选取曾经受到和正在受到各国读者欢迎的现当代外国畅销书。

三、选取近一两年刚刚出版的国外有影响的重要作品,在第一时间介绍给我国读者。

本书系的命名,正是突出了书系的一个特点:可读性。希望这套书系能够受到各个层次的读者的喜爱。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12月

前言

—

一九二五年二月，英国作家戴·赫·劳伦斯在墨西哥抱病完成了他自己颇为得意的长篇小说《羽蛇》。他的感冒久拖不愈，后来又得了疟疾。三月份，四十岁不到的劳伦斯被诊断患有肺结核，当时的医疗界对肺结核还没有特效药。从此直至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逝世，劳伦斯一直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下。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常常咯血，但他对生活始终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他曾告诉一位朋友：“不要畏缩，不要烦恼。活要活得勇敢，死也要死得勇敢。”也许正是这种心态使他能够在生命的最后五年里写下大量书信、散文、诗歌和中短篇小说（且不说他的绘画），不过这一时期他的代表作当然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以下简称《查特莱夫人》）。

《羽蛇》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出版。那年五月初，他和夫人弗丽达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找到一处非常惬意的居所——米兰达公馆——住了下来。从公馆所处的乡间山坡上可以俯瞰七英里外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化中心佛罗伦萨，景色格外迷人。七月底，劳伦斯夫妇最后一次重访英国，曾在英格兰中部的工业地区目睹当时震撼全国的大罢工。十月初，他们回到托斯卡纳，不久劳伦斯就忘记了他再也不写长篇小说的誓言，一心投入《查特莱夫人》的创作。

一九二八年一月，时断时续的写作终于告终。小说共有三份稿本，在内容和风格上存在不少差异。^① 由于改定稿亦即第三稿中多次出现四个字母的所谓“脏词”并有不少直露的性描写，劳伦斯知道它触犯了禁忌，不可能以其全貌呈现在英美读者面前（《虹》曾遭禁）。他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信告友人乔治·康威：

我现在正忙着为我的小说在佛罗伦萨私下印行出版。……我想出版社会在秋天出删节本，但是我必须出这部书的全本。它是——至少说它的后半部是——一部阳物（phallic，也可译为“阳物崇拜的”、“阳物图像的”）小说，不过温柔而细腻。你知道我相信阳物的现实和阳物的意识：完全有别于我们今天过敏的大脑意识。那就是我为什么写这部书的原因。它不只是性。唉，性是当今最糟的现象之一：只有大脑的反应，整个事儿全是心理上的过程和渴求，没有一点真正的阳物的沉醉和自然。

“私下印行”要靠他的意大利书商朋友奥瑞欧里帮忙，出版社的删节本则是难以问世。劳伦斯极不情愿地修剪出小说的节本，仍被出版社拒绝，他无奈地抱怨：“我还不如用剪刀把我的鼻子剪出个什么模样来呢。那本书在流血。”

《查特莱夫人》的大致情节，本书《译后记》和所附郁达夫文章已作介绍，恕不赘述。关于劳伦斯对性的见解，可以再作一些补充说明。劳伦斯一再指出，性是光明磊落的，既不等于色情，也有异于淫秽。只有当人们自己堕落的时候，性才变成

① 初稿（《查特莱夫人初稿》）、二稿（《约翰·托马斯和简夫人》）分别于一九四四年、一九七二年出版。剑桥版《劳伦斯全集》中有一册是这两份稿本的合订本（1999）。

一种“肮脏的小秘密”，谈到它必须压低声音，转弯抹角，而性行为更应偷偷摸摸。劳伦斯在他极著名的文章《色情描写和淫秽》(1929)里把性称为“生命活力的源泉”，“强大、有益、必要的刺激”，它的流动如阳光般温暖自然，“当我们通体感到它时，我们感激不尽”。他说，在文艺复兴时期作家薄伽丘、拉伯雷等人的作品里，处处可见健康的性的力量。到了十九世纪，作家对性讳莫如深，但人们表面上越是遮掩它，心底里越渴望它，结果它越来越肮脏、猥陋。在与劳伦斯同时代的作家中，也有人以大胆出格的形式处理性的题材，乔伊斯的《尤利西斯》(1922年出版)即是一例。但是劳伦斯认为，这本遭查禁的小说确实齷齪不堪，是给性抹黑。比较一下《尤利西斯》和《查特莱夫人》中的性描写，我们不难明白劳伦斯的用意。布卢姆在都柏林海滨由意淫而自慰，确是“过敏的大脑意识”所致，“没有一点阳物的沉醉和自然”。在这种场合，性行为由神圣的创造蜕变为可鄙的排泄。在劳伦斯的宏观视野中，种种对性的病态认识与当代机械文明的畸形发展互为因果。用《查特莱夫人》中一位人物的话来说，现代文明将陷入深渊，“深渊上的惟一桥梁就是男人的阳物”。这句话孤立地看，显得极其可笑。它不妨宽泛地理解为：西方世界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舍本逐末，精神和意志的过度扩张造成无数灾难，象征了生命潜流的阳物将给这个世界注入新的活力。

一旦回到现实之中，劳伦斯的阳物学说多少有点不着边际。他决定请人私下印行《查特莱夫人》后，立即展开高效的商业运作。奥瑞欧里通过各种渠道发放劳伦斯拟定的购书单：小说将出限数版一千册，每本售价两个几尼（一个几尼等于21先令，即1.05英镑），这标价足以使一般读者望而却步。

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旬,各地邮来的预付款已足够印书的成本。六月下旬,正在瑞士疗养的劳伦斯收到奥瑞欧里从佛罗伦萨寄来的第一版《查特莱夫人》,新书赤褐色的封面中央印着作者本人的象征——火中凤凰,端庄典雅,劳伦斯十分喜爱。同年年底,营销《查特莱夫人》的毛利已过一千镑,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劳伦斯与奥瑞欧里有约在先,他将分得利润的九成。为(可能)遭禁的图书印行考究的限数版,这在当时确是好主意。从某种程度上说,劳伦斯和乔伊斯、庞德、艾略特一样,处理出版方面的商务,都十分在行。不必说,小说一出后就因有伤风化在英美被禁。这类措施大大鼓动了盗印者的热情,也使定购到第一版的读者有利可图(1928年9月该书在美国的售价已达50美元)。一九二八年,劳伦斯又通过法国一家书铺出廉价版,每本售价六十法郎。《查特莱夫人》的节本(精装)一直到作者死后两年亦即一九三二年才在英美出版,不过想一睹小说全貌的读者总能设法得到未经删削的版本。但《查特莱夫人》全本的正式发行还要等二十八年。

二

为纪念劳伦斯逝世三十周年,英国企鹅书局于一九六〇年一月宣布将推出一套劳伦斯作品集,《查特莱夫人》全本亦包括在内。同年七月,书局将样书交有关部门审查。企鹅图书售价便宜,发行量大,女王检察官考虑到影响,决定起诉企鹅书局。十月二十日,该案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开庭。被告律师根据一九五八年通过的淫秽出版物管理法案有关条款召集了很多专家学者(甚至宗教界人士)为《查特莱夫人》辩护,

其中二十五人出庭作证,结果陪审团于十一月二日宣布企鹅书局无罪。从此各种色情、暴力读物充斥英国,议院不得不在一九六四年通过一条修正案,规定“为赢利目的而发行淫秽作品”将被判有罪,但是这条修正案形同虚设,不管怎样的色情淫秽作品,总会有人来为其所谓的“文学、艺术、科学或其他价值”巧加辩护。无论如何,把《查特莱夫人》归为淫秽作品确是不妥的,甚至是可笑的。劳伦斯自己曾叫冤:“假如把我看成鼓吹性放纵的人,那真是天地不容!”

企鹅书局胜诉后乘热打铁,于一九六一年将审判纪实(《〈查特莱夫人〉审判案》,C. H. 罗尔夫编)公开发行。读者可在书中看到,为被告作证的人中有 E. M. 福斯特、海伦·嘉德纳、理查·霍加特、瓦尔特·艾伦、格雷厄姆·赫夫、雷蒙·威廉斯和凯尼斯·缪厄等在文学研究界非常知名的人士,他们一致肯定小说的文学价值和教育意义。为配合《查特莱夫人》的大规模发行,企鹅书局还在一九六一年年初出版了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一辩及其他》一书。劳伦斯在书中坦言,他在文学圈里的朋友们提议,康妮应该在克利福德身体完全健康的情况下出走才好。劳伦斯自己也意识到,以克利福德的下身瘫痪作象征无意之中使康妮的行为显得很庸俗,这对康妮是不公平的,他并非有意如此安排。“故事自然而然,我也就不作改动了。”这本书收有美国评论家马克·肖勒于一九五七年为《查特莱夫人》写的《序言》。肖勒特别说明,克利福德半身不遂的因素在第三稿即定稿里还不像在初稿里那样重要,小说有了明显的改进。读到这些评论,我们不免生出一些感叹来。我国评《查特莱夫人》的文章(以及在这部小说影响下创作的文学作品)往往把克利福德的瘫痪当做康妮出走的充足理由(如郁达夫一味强调康妮“身强血盛”,却“守着活寡”),类

似劳伦斯朋友们的建议则从未听到过,这种在道德敏感性上的差别是令人担心的。

《查特莱夫人》固然是二十世纪英国文学史上的重要著作,而且现在看来没有必要删改它的文字,但它不是劳伦斯最优秀的作品,在英国并非没有批评者。在一九六〇年“女王诉讼企鹅有限公司”的案件中,当时英国批判界影响最大的弗雷·利维斯未出庭为小说的价值作证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利维斯曾把劳伦斯誉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文学天才”,没有他长期以来反驳艾略特对劳伦斯的指责,劳伦斯未见得会取得如此巩固的地位。令人惊讶的是,利维斯竟对欢庆胜利的企鹅书局泼来一盆冷水。他读了审判纪实后立即在《旁观者》杂志发表《新的正统信仰》一文,该文后来收入利维斯的文集《安娜·卡列尼娜》及其他,改名《启蒙精神的正统信仰》。

利维斯在三百多页的《戴·赫·劳伦斯:小说家》(1955)一书中只是把《查特莱夫人》一笔带过。他说,劳伦斯在小说里想急切表述的东西在中篇《姑娘和吉卜赛人》中表述得更好,《查特莱夫人》并不是劳伦斯著作中的经典。在《新的正统信仰》一文中,利维斯失望地写道,被告的证人反复提出的论点就是不读这部小说就不能全面理解劳伦斯的思想,这暴露了他们对劳伦斯文学成就的灾难性误解。劳伦斯一直相信,不受个人意志和观念左右的身心统一是艺术和生活的至高目的,遗憾的是他曾经如此精辟地分析批判过的意志和观念竟在《查特莱夫人》这部小说中起了主导的作用;年轻时的劳伦斯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工人家庭受到良好教育,这种教育在成熟的劳伦斯的作品里表现为深藏不露的克制和温柔细致的观察力。在劳伦斯生命的晚期,他的身心统一受到损伤,在创作

《查特莱夫人》时他几乎是一位口干唇燥的布道者。利维斯认为,这部小说最大的失败就是梅勒斯。这位猎场看守人并不属于工人阶级,他不仅受过教育,而且还是嗜爱读书之人。(我们还可以加一句,他中学读书的经历使人想起劳伦斯自己,他的第一位女友很像劳伦斯的女友杰西·钱伯斯。)康妮初次跟他接触后发现他从容自如,谈话应对得体,具有良好的教养,后来更相信,他即使出现在中上层社会的沙龙里,举止风度也不会比别人逊色。为什么劳伦斯一定要把矿工的方言俚语乃至脏话塞进他的嘴里?当他撇开标准英语不用,打开浑浊的方言话匣时,他仿佛是在发泄一种敌意。康妮不懂而且厌恶他的方言,他却不顾康妮的感情逼迫她接受方言背后所蕴含的一切。笔者以为,近几十年来欧美女权主义者对劳伦斯的阳物中心话语的批判(参看凯特·米列特《性政治》)有助于推进利维斯的分析:那些方言和粗话是梅勒斯男性绝对权威的延伸。梅勒斯对所谓“尖喙”型女性的攻击几近谩骂,他坚持康妮在性事上必须放弃她“强硬、闪耀的女性权利”。康妮完全做到了,她甚至在滂沱大雨中屈身向梅勒斯行礼,对他的阳物权威、对梅勒斯用来自称的名字“约翰·托马斯”(俚语,指阳具)“重复着一种野性的顺从”。

既然梅勒斯的形象的塑造不能令人信服,控方败诉的原因又何在呢?利维斯说,企鹅书局被判无罪并不说明辩方的证词如何有理,社会风气的变化决定了审判的结果。人们把自由主义的宽容——“启蒙精神的正统信仰”——当做不可违逆的历史潮流,如果西方文明的活力和成功仅仅靠这种“正统信仰”来体现,那实在是可怜之至。利维斯写道:

从此以后,劳伦斯就是“《查特莱夫人》的作者”了。

启蒙精神的正统信仰居然把他贬低到如此地步。用“正

统信仰”这词是得当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批评伍里奇主教^①后,招来了我们伟大的自由派报纸一篇社论的指责。我当时写信给编辑表示异议。信很短,但是编辑(我从这本企鹅特辑中知道他是出庭作证的专家之一^②)拒绝刊用。我在信中说,读了特辑上的证词,我感到自己负有重大责任。这些用来形容《查特莱夫人》的程式化表述我如此熟悉,但是我从来没有用它们来描述这部小说。……看到这些表述,我不禁产生负罪感。我想,要说孩子和十几岁的少年能买到并阅读这本书(他们在百万购买者中占有很大比重)不无裨益已过于勉强,要说它有助于尊重婚姻观念更是荒谬无比。劳伦斯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忘了什么是婚姻(作为私通的对立面)。这本特辑的意义在于,在这已经启蒙的世界里……婚姻的观念也被遗忘了。

要说劳伦斯已把婚姻的观念抛到九霄云外恐怕是言重了。康妮和梅勒斯是认真考虑他们的婚姻的;劳伦斯承认,他把克利福德写成残疾人,使康妮的出走变得庸俗,这也说明他意识到性爱绝非婚姻的全部(有趣的是弗丽达曾说劳伦斯从一九二六年开始失去了性能力)。劳伦斯不赞成离婚,痛恨性乱行为。他如果看到一九六〇年英国的“开明”程度,他会悲愤无比。诚如劳伦斯的好友、小说家奥尔德斯·赫胥黎(《查特莱夫人》手稿中性描写最露骨的部分系由他的夫人玛丽亚打字)所言,很多人援引劳伦斯是为了给某种行为辩护,而这种行为劳

① 即为被告作证的约翰·罗宾逊博士。坎特伯雷大主教是英国国教的教首。

② 指《泰晤士报》主编J. W. 兰伯特。

伦斯本人必会厌恶：“对于一位新生活方式的热忱的宣传者来说，最糟的事情莫过于成功。因为成功能够使他看到他的教诲是怎样被那些他所改变了的人所歪曲、玷污，他的教诲又是怎样变成了下贱的摹本。”九泉之下的劳伦斯也许会为利维斯的文章叫好。

控方败诉的另一原因是，劳伦斯的笔法有时隐晦曲折，指涉不明。有的内容（如第十六章）一旦被点破，法庭大概就会作出相反的裁决。随着对劳伦斯作品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作者笔下某些对非自然行为的描写、渲染，完全违背了他的初衷，为光明正大的性平反的初衷。

三

《查特莱夫人》在我国一直受到高规格的“礼遇”。早在一九三六年，上海一家半月刊连载译文，但是错误之多令人啼笑皆非。同年七月，饶述一先生根据未经删节的法国廉价英文版（大概就是1929年经劳伦斯授权在法国卖60法郎一本的版本）译出的《查特莱夫人》在我国出版，半个世纪后某出版社重印了饶述一译本，并将郁达夫和林语堂的两篇相关文章一同刊出。笔者以为郁达夫的文章（见本书附录）是极有代表性的，不妨再费一些笔墨。

郁达夫似乎要把劳伦斯和康妮理解为享乐主义者。他说，康妮与爱尔兰裔剧作家米克私通款曲，后来交情淡薄了下去，是因“在他身上觉得还不能尽意的享乐”；与梅勒斯共尝男女间性的极致，只感到人生的目的“尽在于此”。享乐乃是因为意识到世事无常，万物皆空：“说什么地位，说什么富贵，人生的结果，还不是一个空，一个虚无！命运是不可抗，也不能

改造的。”郁达夫等劳伦斯崇拜者恰恰是在援引劳伦斯为自己的人生观辩护，他一再声明，《查特莱夫人》深刻表现的是虚无的主题：

现代人的只热中于金钱，Money！ Money！到处都是为了 Money 的争斗、倾轧，原是悲剧中之尤可悲者。但是将来呢？将来却也杳莫能测！空虚，空虚，人生万事，原不过是一个空虚！惟其是如此，所以大家在拼命的寻欢作乐，满足官能，而最有把握的实际，还是男女间的性交流！

请看“中国特色”如何歪曲劳伦斯的哲学。“尤可悲者”，劳伦斯的某些崇拜者与那些想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查禁、删改这部小说的审查官走到一起去了：劳伦斯歌颂的就是放纵性欲，尽情享乐！康妮在威尼斯多么讨厌那些“寻欢作乐的猪猡”：“啊，‘玩个痛快！’另一种现代版的令人作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到了意大利就强行寻求欢乐，恨不得把石头也榨出血来。“可怜的山峦！可怜的风景！它们不得不被人榨，一遍遍地被人榨，榨出点小小的激动，榨出点小小的快活。人们这样寻乐，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郁达夫上面这段“空虚”的文字能回答康妮愤怒的问题？

中国三十年代的“颓加荡”（颓废加放荡）文学总喜欢从欧美拉出几个名作家来加入自己的队伍以壮行色，劳伦斯跋山涉水到中国，成了“及时行乐”哲学的信徒，他身上热诚的清教本色，竟被彻底忽略。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度受到压抑的官能突然自由得手足无措，于是书坊里真真假假的“D. H. 劳伦斯”并肩而立，连《查特莱夫人》的所谓续集的中译本也赫然醒目。一些盗版本《劳伦斯文集》的介绍文字称劳伦斯为“英

国性爱小说家”，而《查特莱夫人》中一些最精彩的片断（如第十一章康妮坐在小汽车里穿越特弗沙尔时见到的景色和生出的感想^①）被编者当做赘疣全部删去，这样的外科手术大概是为了确保劳伦斯作为“性爱小说家”的名声。劳伦斯已被糟蹋成什么模样？造成这种糟蹋的原因恰恰是我们长久以来谈性色变，于是性就成了“肮脏的小秘密”，而“肮脏”和“秘密”还不是地下作坊的大生意！

如果把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只是作为一部解禁的性爱小说来读，那是对作者的大不敬。我相信今日中国读者已经比较成熟，不会只拣小说中某些章节来读。书中很多部分都是非常耐读的，如康妮与克利福德社会背景的差异，克利福德看不起米克但又对他巧加利用，克利福德与博尔顿太太的微妙关系，博尔顿太太“大话特弗沙尔”，陷入泥地的克利福德如何命令梅勒斯推轮椅，等等。劳伦斯从小在诺丁汉郡的伊斯伍德矿区长大，对煤矿工人的生活 and 工业摧残人性的一面尤多认识，他对矿工的描写（“他们是分解矿物的生物！”）、对恶

① “汽车艰难地爬着坡，穿过特弗沙尔那长蛇般的醒盹村落，目之所见尽是些变黑了的砖房，黑石板屋顶的锐角发着亮光，人行道上的泥夹杂着煤屑，又湿又黑。仿佛一切的一切都被凄凉阴郁的情绪所浸透，完全与自然之美背道而驰，完全与生之快乐背道而驰，完全没有鸟兽对于形态美的本能，人类直觉官能的死亡是令人震惊的。杂货店里一堆堆的肥皂，蔬菜店里满是大黄和柠檬，女帽店里摆着难看的帽子！一幕接一幕的丑陋，接下去是俗不可耐的电影院，湿淋淋的海报上写着：‘女人之爱！’……这样的人民将来会怎样？他们的直觉官能已经死尽，只剩下怪异的机械呼号和不可思议的意志力，他们将来会怎样？

……

“英格兰，我的英格兰！但是哪个是我的英格兰呢？……这就是历史。一个英格兰消灭了另一个英格兰。……工业的英格兰消灭了农业的英格兰。一种意义消灭了另一种意义。新英格兰消灭了旧英格兰。”

魔般贪婪的机械化世界的谴责(“在钢铁洪流的滚滚奔腾下,一切脆弱的东西都必将被消灭”)读来有点声嘶力竭,但又有一股奇特、精确的魅力。小说中很多特写镜头清新活泼,绝无郁达夫所说的颓废腐败的虚无主义瘴气。请看这片林中景色:

早生的蒲公英开着太阳似的花,新吐蕊的雏菊洁白如雪。榛树丛中,半张开着的叶簇上悬垂着尘灰色的最后的柔荑花,好似一副花边。黄色的燕子草密密匝匝,相互拥挤,黄光闪耀。这黄色,是初夏那强有力的黄色。报春花遍地都是,有几分无拘无束。绿油油的风信子宛如大海,像玉米苞般高耸着一串串蓓蕾。马道上勿忘我乱蓬蓬地繁生着,耧斗菜乍开着紫色的花苞,灌丛下面,蓝鹑的蛋壳偶尔可见。处处是蓓蕾,处处是生命的突跃!

这些欢欣的文字使我想到了劳伦斯如何用花草点缀本书中其他一些场景,以及他创作《查特莱夫人》时为艾略特编辑的杂志《标准》所写的散文《鲜花盛开的托斯卡纳》。谁会想到这一串串洋溢着喜悦之情的文字竟是出自身患绝症者之手? (“只要阳光在普照,而且将来也总是闪耀它的光芒,那么,死亡似乎就没有什么恐怖之处。”《鲜花盛开的托斯卡纳》)正是在诸如此类的段落里劳伦斯让读者看到他如何于大灾大难之际培育他在小说开篇所说的“新的小小的生息之地”,“新的小小的希望”。再看下面几段文字中健康、温情的关注。康妮在林中鸡笼前看到一只机灵的小鸡神气地走来走去:

这只纤小的小鸡是棕色的,略微发灰,带着些黑斑,此时此刻,它是天底下最为活泼的小生命。康妮蹲下来,出神地望着它,几乎忘乎所以。生命,生命! 纯洁、闪光、

无畏的新生命！

梅勒斯见康妮喜欢小鸡，从笼中取出一只放在她的手上：

它用两条细得像火柴棍似的腿站在她手上，它那微小的、飘摇不定但却保持着平衡的生命颤抖着，从它那几乎没有分量的两脚传到康妮手上。但是它大胆地扬起漂亮匀称的小脑袋，机灵地左顾右盼，“唧”地叫了一声。“太可爱了！多勇敢啊！”她轻声说。

猎场看守人蹲在她旁边，也在兴致勃勃地看着她手上的这只无所畏惧的小鸡，忽然，他看见一滴眼泪落在她的腕上。

康妮并无怨妇的自怜，她的眼泪是为生命的勇气所感动的眼泪，也许稍带伤感，甚至绝望，但掺杂着喜悦，屈服于生命活力的喜悦。假如我们在阅读这部小说时不遗漏这些细致中透出温柔的片断并由此生出对劳伦斯其他更优秀作品兴趣，那么译者的辛劳就获得了合适的报答，而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这部小说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陆建德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